

李亮
作品



武侠·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言

真陈武精





真陳武精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精武陈真传 / 李亮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5104-1185-4

I. ①精…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47864号

精武陈真传

作 者: 李 亮

责任编辑: 熊 嵩

封面设计: 八 牛

版式设计: 郑 云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张: 14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1185-4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孩子，这是你的家！

庭院高雅，

古朴益显出风貌，

大号是中华；

孩子，这是你的家！

红砖碧瓦，

祖先鲜血干砖瓦上，

汗滴用作栽花。

枯了树干再生花，

肩过重担再上吧，

黄炎伟万代，

为家邦，为了你血中那份特质，

世代留下！

谁敢，进住你的家？

孩子，赶走他。

不计他鼠摸狗盗，

要似你祖先，

尽一心为了这国土，

把鲜血洒！



精武陈真传

第一章	迷踪再现	001
第二章	还我本真	020
第三章	异国志士	040
第四章	情非得已	058
第五章	林中快刀	073
第六章	温柔陷阱	096
第七章	爱恨之间	116
第八章	鬼隐七忍	134
第九章	气壮山河	157
	附录	178
	后记	196



九月底的奉天，天气已经渐渐冷了起来。秋风吹过，黄叶离枝，大街上的行人，也都像怕被树叶砸破脑袋似的，缩起了脖子。

坐落于奉天城中心的张作霖大帅府，大青楼的会客厅里，却还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氛围。厚重的西式木门，将屋外的寒意隔绝；而晶莹的彩色玻璃，则将照入屋中的阳光，染得明红明黄，热烈得更让人忘记了现在的季节。

这间全西式的会客厅，由沙俄名匠设计建成，高顶深进，空间开阔，可容纳百人而不觉局促。

大厅正中，是一条由三十三张熊皮缝成的长方形地毯。现在以这块地毯为擂台，一场接着一场的搏击格斗，正不间断地进行下去。年轻的士兵，吼叫着挥拳相向，殷红的血滴在雪白的衬衣上，鲜艳得令人亢奋。

参与比武的，分别是东北安国军的选手和日本关东军的选手。

地毯北侧，十二把太师椅雁翅形排开，安国军、关东军的将领分左右观战。“东北王”张作霖坐在正中的主位上，他个子不高，身形略胖，光头锃亮，手里抓着一把

花生，吃几颗，突然打雷似的叫起来：“干他呀！削他呀！你妈的，你他妈的没吃饱啊？连他妈小日本儿都打不赢！”

他粗话连篇，就差指名道姓地骂人了。客席上，以关东军第十师师长本庄繁为首的几个日本人，都尴尬得转开脸去。

——张作霖是土匪出身，要混装傻那是一绝。他这么明着骂日本人，那是“玩笑”，日本人要是敢“当真”，那就是“不给他面子”了，张作霖当时就能“翻脸”。

——翻脸怎样？轻则谈判破裂，重则火拼。在张作霖的身后，可是随时站着一个抱机关枪的马弁的。张作霖一声令下，就是天王老子，那愣头青也敢把他射成马蜂窝再说。

两年后，张作霖麾下大将郭鬼子叛乱，张作霖猝不及防，几乎溃败。不得已之下，他以出卖东蒙、南满地区的利益为条件，向关东军求援。日本人出兵协助，迅速镇压了郭部，可是张作霖得胜之后，却要起赖来，不仅拒不履行对日协议，更在私下里，多次放出“寸土不失”的豪言。

日本人见过浑的，却没见过这么赖的，又不好正面开战，便只有三天一谈判，五天一协商。就连今天这场“切磋”，实际也是关东军对张作霖的一次“军事示威”罢了。

这“敲山震虎”之举，张作霖自然是不怕的。可惜的是，在场下比武的安国军选手，却实在不给东北王争脸，被各自的对手狠狠“敲”了个灰头土脸。

拳影纷飞，那安国军的选手被关东军士兵一拳打在胸口上。他往后一退，关东军士兵趁势扑了过来。那中国的小伙子是学过少林拳法的，一看对手的来势，轻轻往旁边一闪，左肘撞出，一记“懒撞钟”，正中那日本人的鼻子。

“噗”的一声闷响，关东军鼻血四溅。可是，他毫不退缩，上身才一晃，下边又已

扫起一腿，狠狠抽在那小伙子的膝窝上！

他的扫踢，是柔道里的基本技法，练习时净在木桩上试腿，早把胫骨练得如铁条一般。那小伙子毫无防备下吃了一记，大叫一声，已不由单腿跪倒。叫声未绝，关东军的第二脚又已踢到，正正地扫在他的耳侧。

“呼”的一声，小伙子的身子斜飞而起，重重摔到地上时，声息全无，原来早在半空中时，就已经昏死过去。

会客厅中登时稍稍一乱，有安国军的士兵上来，将那昏死的战友搭下去。获胜的关东军士兵留在场上，脚后跟一撞，“啪”地站得笔直，向本庄繁行了一记军礼，这才下去，回到东墙角己方阵营。

——自始至终，他脸上的血，都没有擦一下。

本庄繁笑道：“张大帅，四场比试，都是我们关东军获胜，接下来的三场，还要比吗？”

张作霖把手里的花生往茶几上一抛，说：“比，干啥不比？玩呗，谁怕谁呀！”他拍了拍手上的花生壳，顺手撸下左手上一个大金戒指，“啪”的一声拍在茶几上，“小的们给我听着，谁第一个打赢日本人，这个戒指，就归他！”

在张作霖身旁的位置上，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歪坐在太师椅里，两条套着马靴的长腿轻轻搭着，直直地伸了出去。他的左手支着下颌，那一张英俊得宛如美玉的脸上，有一点慵懒，又有一点不屑。

他，正是张作霖的长子，少帅张学良。

中、日双方又各派出一个选手下场。互相行礼之后，插招换式地打了起来。

张学良看了几眼，忽然抬手向身后一招，他的副官连忙俯下身来。张学良的眼睛看着场里的比武，轻轻说道：“去把陈先生请来。”

那副官一愣，旋即答道：“是！”向后退了两步，就不动声色地出了会客厅。

这一次的比武，说的是酒后助兴，可其实谁都知道，根本是关乎到两国尊严的。安国军连战连败，本就已是哀兵，再由张作霖重赏一激，登时群情鼓舞。这回上场的选手，实际已经是军中最强的格斗教官，一身游身劈挂掌的功夫，足有十几年的浸淫。

而关东军的选手，则摆出了合气道的防御架势。

游身劈挂掌，讲究的是身法与回力。使用者的两只手臂越抡劲道越大，斩、绕、抽、冲、削，花式也越来越多；身法则一向有“白猿贴身”的说法，施展开来，蹿蹦跳跃，根本让那关东军士兵摸不着一片衣角。

只见地毯上人影闪动，穿梭如风。安国军的教官一近身，便是狂风暴雨般的十几掌攻来；一退开，便是七八步开外稳立于不败之地。那关东军士兵也曾强攻，也想缠斗，却根本不能如愿，便只能且战且退，绕着熊皮地毯一来一回地兜圈子。

两人一个打一个退，不知不觉已斗了一盏茶的工夫。那关东军士兵已挨了不知几十掌了，两只衬衣的袖子都被撕得稀烂，脸上更是鼻青眼肿，却还是不肯认输。

张作霖不耐烦起来，吼道：“你给他拍苍蝇哪？给他个痛快呀！你行不行啊？”

那场上的安国军教官被他吼得一哆嗦，打点精神，准备要给那关东军士兵致命一击。突然间，却见那关东军士兵猛地向前一跨步，已闯进他的门户，旋身一脚，已是一个侧踹，蹬进他的怀里。

——劈挂掌动如雷霆，可是强不可久，这安国军教官打了这么久，其实已露疲相。再被张作霖一吓，分心二用，登时就给了那关东军士兵一个机会。

“嘭”的一声闷响，那关东军士兵的攻击，第一次落在安国军教官的身上。两人的身形，在一刹那间，全都停顿。关东军士兵以一脚蹬地，一脚撑进安国军的小腹里；安国军教官曲背弯腰，双手已捞住关东军士兵的这只脚……

然后，“刷”的一声，关东军士兵收回脚来，原地站好。

那安国军教官双腿一软，整个人跪倒在地，身子向前一抢，直挺挺地扑倒在地——竟又昏了。

在关东军第十师师长本庄繁的身后，一个一直将双手插在上衣衣襟里的剑士，忽然叹了口气。

在满座的军人中间，只有他一个人，是穿了长袴大氅的葛布武士服的，且在腰间插了一长一短两把武士刀。他面色蜡黄，刀削一般的长脸，一双细细的眼睛，一只硕大的鹰钩鼻子，唇薄口阔，神情倨傲，本来就已经非常刺眼，这时突然在一片沉默中发出这样的叹息，更是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张作霖怒道：“你哼唧个啥？”

那剑士叹道：“我为打虎而来，山林中却只见猴子。”

他的汉语说得生硬艰涩，句法又用了日本人特有的“俳句”修辞，可是这句话里，对东北安国军的不屑，却是清清楚楚的。张作霖勃然大怒，问本庄繁道：“这人是干啥玩意的？咱们军中切磋，他是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本庄繁此次亲率部下来访，专门提出会后比武助兴之事，为的就是要借机示威，打压张作霖的气焰，以争取日军在东蒙、南满的利益。这时眼见张作霖浮躁，不由得意，笑道：“佐佐木先生的，是我国‘心月流’的高手，剑道高手。他在日本国内，被称作‘疾风’的干活。他景仰中华武术，跟我来到这里，就是要观战。希望安国军的，张大帅手下的，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试中，不要让他再失望了。”

他的汉语说得较为流畅，虽然句法还略有脱漏，但条理分明，咄咄逼人。张作霖看着佐佐木，目中寒光一闪，冷笑道：“光看啊，有本事也下去比啊？”

疾风佐佐木掀起眼皮来，细细的眼睛中，精光一闪，又低下头，轻轻抚摸自己的

长刀刀柄，叹道：“最好的酒，要留给朋友。最快的刀，要留给对手。”他看了看安国军方面的将士，微微摇头，又道，“可惜宝刀虽利，却没有出鞘的机会。”

他竟如此狂妄，虽携关东军五胜之威，却也令人忍无可忍。安国军中第六位选手按捺不住，一下子跳下场来，叫道：“佐佐木，老子向你挑战！”

佐佐木笑了笑，闭上了眼睛，根本对他不屑一顾。

那安国军的选手怒不可遏，想要继续挑战，关东军这边却也已走出另一个选手来。安国军选手的面子已经要足，便也就怒气冲冲地和对方打了起来。

张学良在椅子上欠了欠身，稍微坐得直了一些。

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觉得这次比武只是不应该全输的话，那么刚才本庄繁和疾风佐佐木的狂妄，却无疑已经惹恼了他。他看了一眼客厅大门，暗想：“陈元兄怎么还没有到？”

不知不觉，场地之中那两个选手的对打，暗鸣叱咤，拳风腿风，竟然全都不入张学良的耳目了。

他是东北少帅，文才武备，天下无双，权势气焰，一时无两。日本人虽然国富兵强，盘踞东北日久，但哉张学良眼里看来，却仍不过是一群粗鄙无知的蛮人而已，虽对中国略有威胁，但却终是不堪一击的。

盯着那疾风佐佐木的黄脸，张学良不由恼怒，暗道：“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东瀛浪人，不给你点厉害瞧瞧，你不知道东北是姓张的！”

——这时他想的，就已经不是一场小胜，而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大捷了。

可是那“陈元兄”却迟迟未到，第六个安国军选手就已再次落败，倒在地上，辗转呻吟，爬不起身。与前面的几次失败相似，他也是在占据上风之后，迅速失利。安国军所选的选手，都是在入伍前正经学过武艺的，此前六战，至少有四战都有获胜

的机会，可却每每在小胜之际，心神涣散，给了关东军可乘之机；而一旦吃亏，又会迅速一败涂地，再也无法收拾重来。

张作霖脸色铁青，手里新抓的一把带壳花生，“噼噼啪啪”脆响不已，竟都被他捏碎。

本庄繁却看着自己手下这些悍不畏死的关东军，带头鼓起掌来。日本人生性阴沉，这时虽然得意，却还个个绷着，只在唇角露出一丝笑容，其做作矫饰，更显倨傲。

突然，那疾风佐佐木猛地睁开眼来。正盯着他看的张学良猝不及防，眼神与他一对，登时只觉眼角剧痛，竟似被那浪人刀锋一般的视线给割伤了。

有一个人，正被张学良的副官带着，慢慢走进会客厅。

那是一个像办公室文员一样的人：个子不高，身量匀称，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穿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半旧中山装，胳膊上套着两只长长的蓝布套袖。

他裹着一身从外边带来的秋意，清冷冷地走进会客厅，一板一眼。可是一举手一投足间，又仿佛都暗合着一种奇怪的韵律。

佐佐木看着他，瞳孔在不知不觉间，已缩成针尖。

张学良大笑道：“陈元兄，你总算来了！”

那个人站在熊皮地毯的尽头，看看眼前的中日阵营，以及地毯上还在呻吟的安国军选手，心里已经明白了七八分，苦笑道：“汉卿兄，‘三〇’步枪的枪管实验，正到紧要关头，你把我从图书馆叫来，我还以为是什么事……”

汉卿正是张学良的字。他与张学良兄弟相称，可见关系非同寻常。从他进门到现在，总共也不过一两分钟，可是所有人的注意力，却全都被他吸引过去了。

张作霖问道：“小六子，这人是来找来的？”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对张学良仍是叫着乳名。张学良毕恭毕敬地答道：“这位先生，名叫陈元，是我特聘的枪械专家，主管‘三〇’式步枪的开发——说起来，他也算是我们安国军的一员。大帅，第七场比试，不如让他来吧。”

那被叫做陈元的男子，摘下他的眼镜，掏出块手绢来，低头擦拭，对张学良的力荐，瞧来却似乎很有点无奈的样子。

“他行么？”张作霖问。

关东军的第七名选手已经下场，是个肌肉发达，如同狗熊一般的壮汉。

“最后一场，别他妈让日本人剃了秃子。”张作霖道。

“没问题的。”张学良正色道，“去年时，我亲见陈元兄小试身手，击败悍匪白头鹰。他的本领，可是非同小可。”

其时时局混乱，再加上东北民风彪悍，东三省里一向不少线上开扒、杀人放火的好汉。白头鹰就是奉天一带最有名的独行大盗。据说这人原本是北派谭腿的嫡传弟子，又会双手开枪，一身本领天下少有，因此纵横十数载，竟从没人能拿他有办法。

这人从去年起销声匿迹，原来竟是折在了这教书匠一般的人手上？

安国军中，一时一片惊叹。那陈元被众人注视，兀自头也不抬，站在那儿，好像他那副眼镜，永远也擦不干净似的。

张作霖又看了看陈元。他虽然对这教书匠一样的人还是不大信任，但却深知白头鹰非同小可，能战胜他绝非易事；而自己的儿子目高于顶，能得到他的称赞的人，更是绝不简单。

于是他转而对本庄繁道：“咋样啊，第七个人，能让我们这位陈先生打不？”

本庄繁双手拄着文明杖，微笑道：“没有关系，你们找任何人的，都没有关系。”举起手杖，对那个狗熊一般壮硕的关东军选手道：“你，要认真……”

忽然间人影一闪，他身后的疾风佐佐木已经站上了他面前的熊皮地毯，扶刀道：

“这一场，由我来打！”

他这一动，动如脱兔。如何跨步，如何绕前，偌大的会客厅之中，竟没有几个人看得清楚。张作霖和本庄繁一惊一喜，张学良在椅子上“啪”地坐直了，就连那一直不动声色的陈元，也不由抬起头来。

佐佐木森然道：“有资格做这位陈先生对手的，只有我。”

“啪”的一声，却是张学良用力一拍椅子扶手，叫道：“陈元兄，好好教训他！”

陈元好像终于下了什么决心。他把眼镜放到上衣兜里别好，这才抬起头来，露出一张实际上还很年轻的脸，说道：“其实我也很久没打过日本人了。”

他这句话，比任何一句狂言，都更加恶毒。安国军的将士轰然叫好，而关东军的人，却都变了脸色。

那狗熊一般的关东军选手猛地一转身，面向佐佐木，深深一鞠躬，说道：“佐佐木大人，请让我来对付我的对手。”

“你不是他的对手。”

“一个真正的武士，可以战败，但却不能退缩！”

他们说的都是日语，安国军的人自然大多是听不懂的。不过看这两人神情，倒也可以猜出个八九分。只见那狗熊指手画脚，神情激动。佐佐木说了两句，眼见阻拦不住，这才哼了一声，扶刀退下了地毯。

那狗熊回过身来，面对陈元，微一鞠躬，叫道：“请指教！”双拳猛地一分，喝道：“哈西！”已经拉出了一个空手道的起手势。

陈元微笑着，用套袖擦着手。

那狗熊以左脚支撑，右脚缓缓向前推去。他练习空手道多年，分辨强弱的眼光

还是有的，一见陈元的举止，就已经知道这个人是生平大敌。因此，在试探时，格外小心翼翼。

他一分一分地逼近陈元，身体保持着最佳的平衡状态，全然不露一丝破绽。每进一分，都更危险一分，场下的所有人，无论是安国军还是关东军，心脏都不由随着他的动作而揪紧了。

陈元微笑着，向前走了一步。

这个动作，刚好就使他的身体，有那么一瞬间，失去了平衡！

那狗熊大喝一声，身子向前一冲，重心已转移到了右脚上。他伸出双手，猛擒陈元的双肩，刚刚解放开来的左脚，如同一条铁棍，带着风声，狠狠地扫向陈元的右腿胫骨。

空手道的招式往往并不花哨，扫踢更是其中最常见的招式。可是招式越简单，发力便越方便、越直接。他作为关东军的压轴大将，单这一抓一扫的威力，便已显示出他的力量、技巧，远胜于此前六名选手。

安国军未上场的那第七人看得只觉心头一寒，不由暗自庆幸，幸好不是自己来接这一招。

只听“啪”的一声脆响，众人眼前一花，场中形势竟已改变：那狗熊不知为何，已是背对着陈元，单膝跪倒在地。

陈元站在他身后，空着的右手举起，立掌如刀，斜斜向下一劈，正中他的颈侧。那狗熊两眼一翻，如同一截枯木，直挺挺地栽倒在地。

偌大的会客厅中，一时鸦雀无声。陈元赢得太快，太匪夷所思，以致于中国人都忘了欢呼，而日本人更难以置信。

一片死寂之中，只见陈元抬起手来，缓缓地，向佐佐木招了招。

他的手里仍然拿着套袖，他的神情仍然像个教书匠或者是伏案工作的书呆子。

可是在这一刹那间，他的身上，仿佛被金光包裹着，放出耀眼的光芒。

疾风佐佐木按着刀柄，一步一步地走下场。

中日的观战者，这时才回过味来，张学良想要为陈元刚才那神秘的胜利鼓掌，可是整个大厅中的气氛，却被佐佐木大山一般的杀气给压住了。寥落的掌声响了两下，便没了后续，更显得四下死寂，空气凝重。

佐佐木在地毯上站住。他与陈元之间，隔着那失去知觉的狗熊，大约相距一丈七尺。他的视线落在陈元的右腿小腿上，慢慢道：“你的腿法很快。”

陈元的嘴角提了提，算是一笑。

佐佐木蜡黄的脸上，无喜无怒，接着道：“而且很有力。”

原来，就在方才那一瞬间，狗熊原是想以左腿去扫陈元的右腿，却不料腿起半途，陈元的右脚却已后发先至，一脚就蹬在了他的胫骨上。那一脚的力气好大，直将狗熊的左腿蹬得直接向后甩出，带动他整个人，旋了半个圈子，变成一下子背朝陈元跪倒。

——而这一切，竟快到九成以上的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陈元就那么随随便便地站着，仿佛刚才那电光石火一般的行动，根本与他无关。

佐佐木道：“你用什么兵器？”

陈元抬起双手，作势握紧了拳头。

“锵”的一声，佐佐木左手拇指一推，将长刀推出刀鞘二分，道：“月悬于九天之上，心动于瞬息之间。我是心月流剑道的传人，佐佐木龙心。我不会拳脚，只会用刀。”

陈元看着他握刀的手，冷冷道：“你可以用刀。”

佐佐木的左脚微微向外划出半个圈子，他的身形伏低，两肩耸起，整个人渐如一张绷紧的硬弓，道：“我不愿占你的便宜。”

张学良反手抽出自己的军刀，举手示意道：“陈元兄？”

陈元却微微摇了摇头，反是将两臂上的套袖扯下来，系在一起，然后又在其中一端上挽了个疙瘩，这才两端一拉，将之绷紧，对佐佐木道：“行了。”

他的脸上，不知不觉，已经泛起了一种别样的神采。那一双原本黯淡的眼睛，突然亮得像是寒夜里的两点星光。

佐佐木的右手扶在刀柄上，最后一次张开之后，又由小指开始，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握紧。

现在他的身体已如绷紧的长弓。

他的长刀，却已成为搭在了这张弓上的一支毒箭。

陈元双手拉着那一尺半长的套袖，全身放松，与佐佐木遥遥相对。

——突然，弓弦松动，毒箭射出！

佐佐木一跃而起，人在半空时，长刀骤然出鞘！只见刀光如同一匹白练，一道疾风，裹挟着久在鞘中不得而出的杀气和怒气，恶狠狠横划陈元腰身！

而同一时刻，陈元也已向前冲出，套袖交于右手，凌空一抖，如同一道小小的龙卷风一般旋起，疙瘩头便往佐佐木的长刀刀尖后一寸勒去。

强弱相成，正如光影相伴。佐佐木一刀横划，锋锐尽集中于刀尖之上，可谓无坚不摧；腕力纵贯于刀身之上，尚可自保无虞。而只有陈元以套袖勒卷的那二指宽的所在，虽与刀尖不过相隔寸许，但却力未达，而锋尽藏，正是佐佐木刀法的唯一破绽！

“刷”的一声，两人刚好于那昏倒的狗熊伏身之处的上方相遇。

刀、袖将触未触之际，却见佐佐木刀势稍稍一沉，不仅避开了陈元的套袖，更已